

俄國革命命運動史綱

• 譯 蘭 季 吳 • • 著 基 斯 夫 洛 格 波 •

24



• 行 發 局 書 命 生 新 •



俄國革命運動史綱

譯 蘭季吳

著 基斯夫洛格波

001671

新生命書局發行



著者再版序言

本書再版的內容與初版不同之處，撮其大要，不過一端。作者說明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發生的原因，估計這個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并找出了這個帝國主義之民族的根源——可是，自有列甯和希爾費丁的名著*以後，有一部分便已成陳詞舊語了。但認定這個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這便是要在世界關係和世界經濟的平面上去找這次戰爭的原因，——在帝國主義的戰爭中，民族的成份，只能有附帶的和次要的作用。二十世紀初葉遠東的衝突，

*係指列甯的帝國主義及希氏的財政資本二書——校者

我在別處也曾經說過，實際上，就是德國帝國主義，和英美帝國主義，雙方前哨的短兵相接罷了。俄國和日本是他們的工具，俄國和英國爲爭奪近東而起的舊仇及德俄在一八九五年干涉日本侵掠亞洲大陸的傾向便是此次戰爭的導火線。俄國帝國主義的本身的利害關係，只有次要的意義，——猶如他們在一九一四年的衝突中，所起的次要作用是一樣。俄國的資本主義，在此地既甚積極，可是，這是舊的商業資本主義，而不是新的財政資本主義，且不是新的工業資本主義。

『商業資本主義』或『商業資本』的理解，在我看來是十分明瞭，而無絲毫的迷惑。可是，人們研究政治經濟的壞習慣，常不顧具體的事實，不識歷史的遠景，殆其結果，人們便『迷惑』道：商業資本怎能從一般的資本主義的系統中分割出來，這是什麼意思呢？不知歷史爲何物的人們——然他們又是歷史教師，——開口便說道：『商業資本』始終不能作爲歷史的範疇。歷史知識之退化，一至於此，殊可慨嘆。二十年前，所有中學生都顯然知道，曾經有個時代，交換是集中的，（海上貿易，爲當時技術的基礎，這種『偉大的』海上貿易即在中世紀時所造的各種船舶，亦能載運千百萬普特的物質，）然當時的生產却還是小規模的。

爲剝削農民化身的小生產者起見，商業資本家便和大地主聯合起來，造成了一種有等級的專制的國家制度，——此種制度，在俄國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紀的初葉，較之任何地方，都要久遠。但若把這種制度拿來與現代的商業資本混爲一談，則與以國家政權和專制主義混爲一談是同樣的錯誤，當今之世，在各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商業資本並不需要什麼專制主義，亦不需要什麼農業制度，——商業資本，通常是假手於經濟，經過市場而活動，不用『非經濟的強制』；然而在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尙鞏固之地，在商業資本尙帶有半自給經濟之地，那裏的商業資本却仍不惜用盡一切機關的力量施以直接的壓制，他的機關內，有專制主義、官僚主義、地主等等，如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國歷史中我們所能看到的一樣，現在殖民地的國家，也正是這樣的情形。

本書此次再版，實質上，我所應有的主要的說明，就是如此。第二個大的變更，都帶在校訂的性質爲多。在本書初版中，評論俄國農民及其與地主的鬥爭在歷史上的作用，作者曾以自己的言詞去解釋列甯的意思，但是有些人不明白列甯的意思，反而詆毀本書所引用的章句，謂爲非馬克思主義的邪說，作者實在認爲可恥，作者爲免除重演這樣的笑話起見，在本

書中，全引用列甯的原文。

其餘的更正，都是無關重要的，或則純粹是文體上的性質。

波克洛夫斯基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譯者序言

波克洛夫斯基是俄國有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大歷史家之一。依里奇曾經稱他是俄國的麥林格，他的著作價值當然用不着說了。他關於俄國的歷史著作是很多的；并且每種著作都表現了他的特別手腕、特別方法和特別見解。他現在年近六十歲了，然而，他的研究興趣，還是特別高；他時常發一些警人的歷史文章，使許多讀者，一見感覺新奇或難懂，然而，牠是科學的，結果，博得許多研究歷史的人的贊賞。

就這本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俄國革和運動史綱說吧，也是有許多特別獨到的見解。例如他說，日俄之戰，俄國當時的原動力并不是帝國主義，而是俄國的商業資本；又說二月革命

是工業資本對商業資本一種克服，這都是很值得尊重的見解，讀者在本書中去了解好了。

這本書是作者在莫斯科政治大學的講演稿，在系統上，固然沒有特別標出每講的題目，可是在材料上，是很豐富的；說到材料豐富，恐怕讀者讀這本書時會感覺統計太多，很乏興味吧，然而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研究歷史的必需手段；不錯，歷史是人造的，但歷史又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研究某個時代的歷史而不從某個時代的經濟着手，是不會得出科學的結論。

本書的長處即在此，牠從數目字上說明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俄國革命運動一起一伏的原因；牠從數目字上說明了沙皇的統治是什麼一回事和其對內對外政策的實質；最後，牠從數目字上說明階級關係的轉變等等，也是很有趣味的。

總之，這本書所用的方法，初看是很驚奇的，其實是很自然、很科學的。我們把牠介紹給中國研究歷史的人們，不僅可以瞭解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俄國革命運動的經過，并且可以作為研究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革命運動的借鏡。

歷史是很無情的，中國最近的歷史前途怎樣呢？我們在這本俄國革命運動史裏面或者可以找得出一個答案吧？

第一講

我講授俄國歷史的計劃，我自己以為有些陳舊了，這個計劃，是我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在舊史威特羅維亞講授俄國革命運動史所用過的，這個計劃，由十九世紀前半期十二月黨講起，沒有講到十月革命就告結束了。近來你們也許聽過我在史威特羅夫大學所講的十月革命史。但這門功課此地有另一位講師擔任，雖然如此，我現在所講的功課，却仍以十月革命為出發點。

近來在歷史的功課中，我們應特別注意現代史，所有從事什麼新的發明，才不致有誤

會發生，因為每個馬克思主義者，不管其說的什麼和罵的什麼，縱使論及石器時代，亦不能不從當代着想，爲此之故，我們就常受資產階級教授的攻擊，我們不能無當代的印象，這不是我們自鳴得意，實在非如此不可，我們敢大膽說一句，只有從當代着想，才能估量已往。這一點當然要令資產階級的教授，全然神經錯亂，因此他們便武斷說我們都不是學者，而是政論家，並且是無聊的政論家，所以說我們的著作，完全沒有什麼意思。這完全是笑話，如果某個時代的社會學，確實是科學的方法，那末，只有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別的方法都不是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不願意多費時間；你們可以讀一讀『俄國文化史略』，此地只值得引證幾個例子，證明資產階級最聰明和最靈敏的歷史學家，當其誠懇的想了解各種事變的時候，每次都要無意的站在歷史唯物論的見地之上，請看三年前，——一九二三年春天，在布魯舍爾所舉行的最後一次的歷史學家國際大會，便可一目了然，不消說，那裏都是些資產階級的教授，你們可以推測，現在的布魯舍爾是協約國的第二首都（在大陸上協約國的第一首都都是巴黎，第二首都都是布魯舍爾），簡直不容任何共產主義者參與其間；那裏的確也沒有一

個共產主義者，然那些大學教授，所做的報告却完全是根據歷史唯物論的精神，有一位教授報告科學和藝術的復興，中世紀末古典學派的復興，說這是商業資本的影響。我是研究商業資本在俄國歷史中的作用的人，他這個說明，對於我當然是特別快愉的。但他所論及的不是俄國，而是西歐。

另一個例子，復證明他們闖入了我們所打開的大門，——在這個大會上，有一種這樣的思想，說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基郎特派（關於這一點，我們是當然知道的）是階級的政黨。這一點在我們看來當然不是新的，——庫諾夫和考茨基當其榮盛之年，早已把這個意見確定了，——而資產階級的教授却把這個東西供獻於國際大會，實屬新奇之至，在我們和你們看來，這都是些老生常談，然在他們看來，却是很時髦的真理，他們說：基郎特派是代表某一階級利益的政黨，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與你們所知道的俄國立憲民主黨相類）。

像這樣的例子，一天一天的增加，這是證明要了解歷史，除了我們老生常談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以外，沒有別的道路，並且證明現在資產階級的學界中，他無意的廣用了這個方法。根據這個觀點，我便要重複一句，要研究當代，必須觀察已往。這樣一來，便可使那些懼怕

學院化而與現代相隔離的讀者們，安心無慮，同時，復可證明我在上面所說的話我這門功課的計劃有些陳舊，亦委實是不錯。

先從當代講起吧。二十世紀初葉以前俄國革命運動的軸心究竟是什麼呢？我們的工人革命，——我們大家都曉得，同時講授十月革命的教員也對你們解釋過，——是世界的現象。這不僅是一個在狹小範圍內所能說明的民族革命，這不僅是完全由俄國的條件，由俄國的空間與時間諸條件所產出來的一個革命。帝國主義的戰爭，決定了革命破裂的時機。因此之故，在我們俄國，革命的爆發和社會主義的轉變，便較其他各國為先——但俄國工人革命的本身，却仍是世界工人革命的開端，國際工人運動史中的一段插話。倘若我們要探索俄國革命之地方的與民族的根源，那末，我們當然無須求之於工人革命，而是要在農民革命之中，要在土地轉移於農民手裏的時候去追求，才有頭緒。土地歸農民，是革命唯一的結果，且為資產階級所同情。昨天我剛剛讀了伊蘇果也夫的文章，他說：不管俄國如何反動，而土地歸農民手裏，是必須同意的，這在俄國的社會中，已經鑄成鐵案了：土地不能從農民手裏奪回去。此為伊蘇果也夫所宣告同意的，此外他以為隨革命而來的公民平等和廢除各種等

級，——不管你用什麼法西斯蒂的鐵，也是不能剷除，不能撲滅的——這是必須表同情的。這都是我們資產階級所願承認的事實，——土地歸農民，——這乃是社會主義以前的俄國民族革命的軸心，這不是世界運動史中的插話，而是俄國特有的現象。列寧說：『土地問題，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基礎，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民族的特性。』（『見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俄國革命中的土地政綱』的結論。列寧全集第九卷，六一四頁）

關於土地歸農民的意思，列寧說得非常之確切。他說：地主經濟消滅之後，自由的資本主義的農民羣衆，即爲資本主義發展之基礎，因爲地主經濟，在經濟上完全是反動的，而資本主義的農莊成份，是開我國農民經濟史的先河。在此種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之上，因國內的市場日益擴大，與全體人民的生活程度、氣力、動機、文化都蒸蒸日上之故，資本主義的發展定要自由得多，迅速得多，以至於無限量。』

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時列寧的主張便是如此。現在經過十年了，我們看待資本主義已經不同。我們當引着農民經濟走完全不同的河道。在這個河道中，我們所達到的暗礁，是『農夫的資本主義』。此事毋庸再事發揮，你們也與我同意的，——這是最大不過的實體，

圍着我們，四方八面壓着我們的實體。

這是事實——俄國農民欲爲獨立的小生產者，——這是什麼呢？這是俄國全部土地歷史（至少始於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葉）的軸心。三百年來小農經濟與大地主的經濟爭鬥——都是爲生存的權利而爭鬥。

本來農奴制度，絕不是像庸俗所說一樣，是由於流蕩的農民受土地的束縛而產生的，你們讀一讀克流切夫斯基的著作便可知道。這個相傳已久的俗譚，不特爲馬克思主義者所傾覆，且久爲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所破壞。羅石可夫曾經揭破過此種俗譚，步其後塵者，有純粹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立憲民主黨人巴夫羅夫·西尼文斯基在其『俄國古代的封建制度』一書中也曾把俄國十六世紀的農民是租借貴族土地的流氓底俗譚完全駁得體無完膚，這個俗譚是在十九世紀時偽造出來的，該俗譚欲證明歷史上著名已久的『二月十九日偉大的改革』地主掠奪農民，是合理的。

爲要說明地主何以有權奪取農民貧瘠寸土，則非造出一個理論不可，說古來的土地是貴族的，農民不過是租借這個土地罷了，倘若如此，當然可以減少佃戶的土地。實際上不是這

樣的，二十年前羅石可夫便已證明過十六世紀時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領有制都是發生於小的自由農民土地私有制的廢址之上，此等遺跡，我們在當時的律書上可以找出很多。——農奴制度的法律與地主的行為在使農民的私產日削月割，地主們奪取農民的土地，使農民無法經營其經濟。在此種基礎上，於是便爆發了許多曠日持久的農民革命；舉世紛亂，幾無寧日；始則有烏克蘭的哈米林尼茨基的革命，繼則有史亭克新的暴動，最後，在十八世紀末葉復有普加齊夫的騷動。

所有這些都是農民爲求獨立的小主人的權利而舉行的死戰，而地主則盡力驅除農民，使農民由獨立的小主人變而爲有一片『份地』的佃農，使農民經濟僅足糊口，不料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及慈善的馬思羅夫居然認爲這是自然的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現象，但實際上，這却是長久的偉大的鬥爭的結果。經過『偉大的改革』以後地主們才打破農民本來僅足糊口的地位，迫得農民由出賣食物的小生產者，一變而爲只在地主田莊上爲市場而生產食物之人了。此時農民只爲地主而生產剩餘生產品，而自己不能佔有這些生產品。這個完全不是自然的現象，農民始終不能甘心的。記得一九〇五年，小生產者的天性在農民的腦海中非常深固。二

十世紀初葉，農民復渴求土地，爆發起來與地主相搏戰，幸得此次國內有工人運動可以利用；所以農民的鬭爭，比前較為順利。至一九一七年時才達到他們的目的：地主和寄生蟲大遭失敗，地主的土地於是亦歸於農民手裏，數世紀以來農民渴求而不得的土地，卒歸農民所有，而不依賴貴族了。

上面這個例子，使你們顯然可以知道，你們如欲了解現代，則非深究已往不可，我們現在所講的功課，只限於十九世紀，此實因我們的時間無多，你們是工作者，你們對於過去不久的事實，——由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葉的事實，必須認識；而認識這個事實，必須時間：所以你們要寶貴時間，因此我們現在的功課，便以十二月黨的革命做出發點，換言之，便是從那一個一目瞭然的軸心講起。十二月黨人不能離開他們所處的時代，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對於十二月黨人是全部景緻的中心。不寧惟是：他們所處的時代愈益緊急，則土地問題在他們的政綱和策劃中的作用也就愈大；他們所處的時代愈安寧，則土地問題愈可置之高擱。十二月黨最主要的觀念，最注意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土地問題和農奴制度的問題。在『北社』中的土爾克尼夫和『南社』中的比斯特爾，是十二月黨的運動中的最重要的

和最深謀遠慮的人物，他們兩人心目中所最注重的，差不多全是這些問題，這個軸心既已反映於他們的政綱和策劃之中，那麼，這個軸心便自然會昭然在人耳目。十九世紀三十年間革命運動的意義即在於此。

要了解此時的革命運動，及十九世紀所發生的一切革命關爭，我們必須愈致力於想象，我認爲十六世紀的農奴與一九一七年蘇維埃時代的農民的區別，你們是不難由推想而知，這種推想的作用，在現在非常需要。因爲，關於十九世紀革命運動的歷史，大部份都是從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智識份子的歷史學家，不消說，是資產階級的，因爲智識份子，不成爲一個特殊的階級，可是，智識份子自成一派的特點却在這個過程中完全表現出來了）。其觀察歷史的過程，——顯然是根據個人主義的觀點。

十九世紀的革命運動，在他們看來，是爲自由而奮鬥的。可是自由不是目的本身，而是爲實現最高目的爲轉移到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這個事實我們和你們是非常明瞭，非常清晰的，——十九世紀後五十年代的資產階級，雖也知道社會主義，而且大談特談社會主義，這是事實，然而資產階級不知自由是個手段，這也是事實。爲自由而與專制政體實行鬥爭，